



旧物里的乡愁

——读杨秀学散文集《村庄旧物》有感

□ 姚瑶

中国作家大抵如此,都写过很多乡愁的文字,身体里藏着浓郁乡土情结,写故乡的风物、文化、民俗,写故乡的人事和沧桑,写故乡的美好和褶皱,写这块土地上的生生死死。杨秀学先生在这部散文集中以“旧物”为钥,解锁隐藏在旧物里的乡愁,让每个有过乡村记忆的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留住乡村文明最后的根脉。

乡村文明依托农耕生产、村落聚居与乡土社群而形成。近年来,受人口流动、生产方式变革以及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传统乡村文明的原有秩序被打碎。他在《工分簿》里记录生计悲欢,潦草的字迹保留着集体时代的生存记忆,成为折射时代变迁的微观标本。散文集《村庄旧物》的出版与传播,一定能为乡村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份力所能及的助力。

全书最动人的特质,是对“旧物”的细腻

描写。杨秀学先生赋予笔下旧物以温度,堂屋的八仙桌,是供桌,是长辈言传身教的“道德大讲堂”,座次规矩里藏着礼教,杯酒言欢中透着人情温暖;祖母的纺车“咣当、咣当”的鸣响,与午夜煤油灯的橘黄光晕交织,成为童年最持续的记忆;石磨、磨笼、草鞋架,这些农耕时代的日常用具,在他笔下都化作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

在对“旧物”追忆的同时,杨秀学先生记录下时代的变化,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时光流逝的不舍与透纸背。

《村庄旧物》中对乡村生活细节的大量捕捉,让遥远的农耕文明变得可感可触。舌尖的酸味记忆里,鱼酱辣子的鲜辣、猪肝饭的醇香、腌鱼的弹牙,每一种味道都沉淀着地域文化的基因;起屋上梁的烦琐仪式中,择地基、选中柱、撒“高粱粑”的习俗,都是先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火塘边的日常里,烧火的技巧、鼎罐饭的香气、炕腊肉的期盼,勾勒出乡村生活

最抚人心的烟火气。这些细节描写鲜活生动,仿佛让读者穿越时空,置身于鸡犬相闻、邻里和睦的村寨,触碰到乡村生活的温暖。

我在阅读《乡音难忘》时,忍不住不禁,把生小孩叫“厉害”,姑娘出嫁后生头胎,跟娘家报喜就说“厉害”了;喊女孩叫“也好”,还会用“打猪菜”比喻添了女儿,用“砍柴”比喻添了儿子。这些浓浓的方言让我在纸上再一次抵达故乡。

杨秀学先生在追溯历史,从懂达村近四百年的迁徙史里探寻文化根源;也关照现实,寄托对乡村未来希望;浓浓的文字间写尽人性的温暖,邻里间的互助、生活的智慧、游子的乡愁……

可以这样说,他已经完成对生养自己的懂达村的诗意表达,茗窖、撮瓢等旧物逐渐被时代洪流淹没,他变得越来敏感和自觉。镌刻在“旧物”上的情感记忆与文化密码,滋养着他用文字铿锵前行。他在这些文字里追根溯源,让旧物和乡愁一直在血液里流淌。

留存于故乡的旧物、习俗与生活方式,必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难免与这些“旧物”渐行渐远。但杨秀学先生用文字证明,这些藏着乡愁的旧物不会真的消失。

合上书本,掩卷叹息。村庄的“旧物”渐次远去,而细碎的画面却拼起了乡愁的全部。这些全部,是我们重建乡村文明秩序最温暖的力量。不管我们走得再远,只要铭记故土的模样,才能安放漂泊的灵魂;只有珍视旧物中的基因密码,才能在前行路上守住精神的根脉。

■ 姚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村超》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两头牛发展到二、三十头牛。她们参与了整个过程,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她们不知不觉就爱上了自己的工作,总希望能为老百姓做得更多。在她们看来,养殖户的笑脸、科研成果的转化,都是最美的职业勋章。

在黔西这片土地上,每一季庄稼的丰收,每一头牲畜的成长,都是“水鞋妹”们用汗水与心血谱写的壮丽史诗。当金黄的麦浪滚滚翻腾,饱满的果实低垂俯首,“水鞋妹”们悄悄露出欣慰的笑容。这笑容,饱含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这笑容,更蕴含着对乡村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幸福期待。

“水鞋妹”们的美,无关外表的雕琢与修饰,而在于对农业事业的坚守与执着。她们是乡野的生命礼赞者,在大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我渴望用文字,将这份对我的深深触动传递给更多的人,美并不仅仅存在于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更飘荡在乡村广袤的田野间。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



讲述着先民万里迁徙的沧桑与坚韧,这是苗家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

午后云雾渐散,响水洞皇家贡米种植基地里稻穗低垂,金黄一片。响水贡米自清雍正年间便被列为朝廷贡品,品质优良、香气浓郁。自乡村振兴以来,村里统一品种、管理、销售,打造品牌、生态种植,让百年贡米走出深山,成为村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不远处的山地体育公园内,步道蜿蜒,设施齐全,篮球场上传来阵阵喝彩。这座生态体育公园,既满足村民健身需求,又吸引游客体验山地运动,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返乡创业,为村寨注入活力。

傍晚,我坐在村寨的风雨桥上,听山泉潺潺,看云雾漫过梯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已改造成民宿集群,整洁美观、温馨舒适,返乡青年石强经营的民宿生意火爆,十年前的破旧土坯房与如今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座云端苗寨,曾历经贫困和凋敝,却始终坚守民族文化根脉。先民迁徙记忆藏在古歌里,民俗绝技藏在舞狮、苗绣里,烟火人情藏在酸汤鱼、油茶里。如今,乡村振兴的春风,让这些苗寨从深山走向大众,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沉寂走向生机。

云端苗寨,不是云端之上的虚幻,而是脚踏实地的新生。它以山水为纸,以文化为墨,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它的美,在于自然灵秀、文化醇厚、民风淳朴、奋斗坚韧。愿这座云端苗寨,云起常伴,山水长青;愿苗家儿女,初心不改,岁岁安康;愿乡村振兴的春风永远吹拂这片热土,让日子如云端云雾般轻盈,如皇家贡米般香甜。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梵净山早春

□ 徐引

雾不肯散
只把山压低
高处,雷声成一串白线
草已不管不顾地绿了

山路凉着
石缝里传来水声
不是叮咚
是冻了一冬的骨头
轻轻响了一下

吊脚楼瓦檐
滴着去年的雨
西兰卡普晾在廊下
红的蓝的
比春天先醒
它们不说话
却比风更懂人间

土家老人坐在门槛
添一截枯木入火塘
烟起时
便与山雾抱在一起

没有人喊春
春天自己来了
在梯田的泥里
在木叶的纹路里
在沉默的白虎图腾里

风过金顶
虫不语 山不语
早春只管把人间
悄悄绿了一遍

■ 徐引,本名田洪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春》《中国文艺家》等。



她力量

(组诗)

□ 胡光贤

故土之光

鸟蒙山的风吹过滇黔边界
盘州城立在两省之间
古驿道的铜铃摇醒岁月

胜境大地长出中帼的光芒
三八节的暖阳洒遍山岗
每一缕芬芳都有她的担当

各族儿女歌声相望
盘州女儿把责任扛在肩上
不用豪言壮语,不写华丽篇章
只把平凡日子过成岁月的香

芳华绽放

三月春风吹遍盘州山岗
中帼之花开在胜境街巷
万千她力量汇成江海

撑起半边天
守好门户担当

基层有她
百姓安心
匠心有她
文脉绵长
商海有她
发展昂扬

平凡亦伟大
实干最荣光
滇黔门户秀
胜境盘州强

巾帼竞风流
不负好时光
以梦为马向前行
芳华永远在绽放

■ 胡光贤,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百家》《参花》等。

“水鞋妹”之美

□ 卢琼

不小心摔了一跤,马上又站起来,毫不顾及满身的稀泥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中。

她们往田间一站,就是风景,一道别致的风景。田野间忙碌而坚定的她们,就像高原上凌空翱翔的精灵,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谷物喝饱养分,惬意地打着饱嗝伸展肢体;河风也被这热闹的景象所感染,兴奋地用芦管呼吸;蔬菜们骄傲地展示着诱人的绿意,小麦则谦逊地低下头,在诉说着成长的故事。这一切美好的景象,都是“水鞋妹”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这是谁也无法复制的美丽,属于“水鞋妹”们,也属于这片希望的田野。

有一张照片深深地烙印于我的心底,也让我对美的定义有了更新的理解。那张照片是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指导村防疫员牛尾根静脉采血的定稿。一位女老师左手拽着牛尾巴,右手持采血针,另一位女老师拿着采血管,熟练地为牛进行尾根静脉采血。太强悍了——这四个字从我的脑海

中冲出来。原来,女性也能拥有如此坚毅刚强的一面。一瞬间,我心中曾经那些美女的形象,如同泡沫一般,慢慢地散尽了。“水鞋妹”们的美,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出于工作原因,渐渐地,我跟其中一位老师也慢慢熟悉起来,她是一个既有专业素养又敬业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有一天我忍不住向她表示敬佩:“老师,我太佩服您了,这可是兽医最基础却又最考验人的操作啊。”老师笑着说:“都是日常工作,只是年龄不饶人呐,我都奔五了,做起来越来越吃力。和牲畜打交道,全是体力活。有一天我正在作业的时候,那头牛突然踢了我一脚,膝盖骨差点就碎了。”这个出生在山西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从青涩岁月到知命之年,将最美的华彩献给了畜牧事业。

这位老师只是一个缩影,黔西还有许许多多像这位老师一样的畜牧业巾帼,因为很多人的默默无闻付出,黔西的生猪从几万户发展到常年二十多万头存栏,从老百姓养一



云中苗寨

□ 杨智勇

在肩头缠绕,草木清芬与山泉甘冽沁人心脾。行至观瀑亭,木质亭身飞檐翘角,雕着苗族纹饰,亭下铜铃随风叮咚,与瀑布轰鸣交织,谱成一曲自然与人文共生的乐章。

十年前的响水洞,是藏在深山无人识的“穷寨子”:进村是泥泞土路,电力时断时续,房屋多是破旧土坯房,饮水全靠山间沟渠。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寨子日渐冷清。

如今的响水洞早已换了人间。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青瓦木墙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挂着红灯笼,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新修柏油马路直通村口,停车场、观光步道、民族文化长廊一应俱全,白墙黛瓦的民宿点缀其间。村口牌坊上,“云端苗寨·响水洞”鎏金大字遒劲有力,两侧石柱刻着对联:“云锁苗寨千重秀,泉润梯田五谷香”,道尽响水洞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

响水洞村文化广场上,高台舞狮队正在晨练。三十余张八仙桌层层叠起十余米高,舞狮人辗转腾挪、登高倒立,惊险绝伦。这项非遗绝技,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已成响水洞文旅名片。舞狮队长曾在外务工,如今返乡传承技艺,带领年轻人让古老民俗重焕生机。

苗绣工坊内,返乡大学生带领妇女们穿针引线,将传统苗绣与现代设计融合,开发文创产品,让国家级非遗走出深山、走向世界。曾经外出务工的妇女,如今在家门口就业,既能照顾老小,又能传承手艺。

村民家的吊脚楼里,酸汤鱼、腊肉炒蕨粑、糯米粑、油茶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油茶微苦回甘,暖意蔓延全身。如今村民家开起农家乐,游客络绎不绝,日子越过越红火。八十多岁的老人哼唱民族古歌,曲调婉转苍凉,

我时常问自己:世间最美丽的女子在哪里?记忆深处,影像如细腻工笔画,徐徐铺展:“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佳人,素面朝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灵动,颤动魂灵;“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娇媚,摄人心魄;旧上海独具才情的张爱玲,散发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知性魅力;民国时期的林徽因,在人间四月天,以才情与温婉,化作众人心中永恒的白月光……

直到我在黔西遇到这样一群人,她们每天与泥土和动物相伴,晶莹的汗珠挂在脸上,手脚沾满泥土的气息。每当凝视庄稼时,她们的眼神温柔得仿佛在看自己心爱的宝贝;看到稻谷沉甸甸地垂下时,那兴奋的模样如同新娘子一般,满是喜悦与幸福;而看到牲畜健康长大,嘴角不自觉上扬,笑容里藏着辛勤付出后的满足。她们对土地和生灵纯粹的爱,诠释了别样的美丽与担当。她们就是女技术员,一群既普通又精彩的女性群体。

一次与几位女技术员一起下乡,那个场景瞬间冲击着我。一大群人穿着雨鞋,笑着调侃自己就是“水鞋妹”。在玉米地里她们身着简约服装,脚蹬沾满泥土的水鞋,看着嫩绿秧苗,她们轻盈俯身,指尖温柔触碰,眼里流淌着柔情和期许,恰似春风轻抚,唤醒沉睡在泥土深处的希望。为了检查小麦病虫害,一

我怀着憧憬,踩着晨雾踏入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响水洞村——云中苗寨。武陵山脉腹地的风裹挟着山泉清冽的泉水,轻拂过层层叠叠的梯田。晨雾如凝脂牛乳,漫过山峦沟壑,将这座云端苗寨揉进朦胧诗意。

据《松桃厅志》记载,响水洞早在清代便名列松桃八景,雅称“响水泉飞”,历来为文人墨客登临题咏之所。2014年9月挂牌为“中国特色民族村寨”;2020年,入选第二批贵州乡村旅游重点村。千年民俗在此薪火相传,山水灵秀肆意铺展,乡村振兴的春风,更给这片云端净土写下崭新篇章。

清晨六点,我伫立岩呵寨观景台,抬眼便撞进浩渺云海。武陵山的晨雾极柔,不似北方霜雪凛冽,不似江南烟雨缠绵,它贴着山坳缓缓生长,一缕缕、一团团从谷底溪涧升腾,顺着梯田纹络蔓延,终把整座响水洞村轻轻托在云端。脚下群山如黛,层峦叠嶂,远处峰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宛若水墨丹青里的写意佳作,意境悠远。

脚下的响水梯田,是响水洞村最动人的肌理。这片梯田依山就势,百余级蜿蜒舒展如天梯般垂落,千百年默默滋养着栖居于此的苗家儿女。春日水光潋滟,映着天光云彩;夏日秧苗抽穗,层层绿浪翻涌;秋日稻穗沉金,漫山铺成金色绸缎;冬日薄雪覆田,静谧仿佛时间停驻。当地村民常说,这百余级梯田的每一寸泥土都浸透着先辈的汗水与坚守,每一级田埂都镌刻着苗家儿女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梯田间,响水瀑布从七十米高的喀斯特崖顶倾泻而下,二十米宽的水帘如白练悬空、银河垂落,轰然砸向深潭,声势震彻山谷。瀑水撞击崖壁,溅起的漫天水雾在晨光中折射出绚烂七彩虹霓。潭边钙化石经长年水流冲刷,凝成千姿百态,与飞瀑、青山、云雾相映成趣。潭边青石上历代凿痕,藏着先辈的农耕记忆与岁月流转。

我沿着青石古道缓步下行,古道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缝隙间生着翠绿青苔。云雾